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

★ 中篇小说卷_上
1979 — 199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

中篇小说卷（上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

中篇小说卷(下卷)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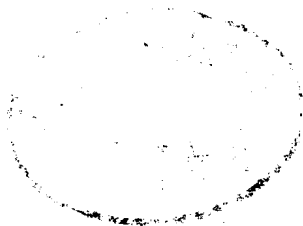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中篇小说卷．—北京：解放军
文艺出版社，1996.1

ISBN 7-5033-0696-3

I. 新… II. 中篇小说—军事题材—中国—当代 IV.
I247.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6.875

字数：636千字 印数：1—7,000

定价：38元(膜)

努力开创军事文学的新时代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
(中篇小说卷)序

田爱习

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今天，回过头来对新时期军事文学已经走过的近15年不同寻常的道路作一回顾，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文学的发展总是与时代的步伐相一致。时代的变革、进步、发展，赋予社会生活以新的内容，催化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这给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新时期是我国经济腾飞的时期，同时也是文学繁荣的时期。军队，作为新时期建设的保卫者，同样置身于改革大潮的冲击之下，军队的一切也在变革。高科技在军事中的广泛运用，现代战争对军人素质的客观要求，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更新，促使军事文学的观念也随之而演变。新的生活诱发作家们对客观现实进行新的思考 and 认识，并努力追寻历史、时代和民族赋予的神圣使命，军事文学的创作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和更丰富的素材。

古往今来，军事文学历来在文学殿堂里占有重要地位。从

《春秋》、《战国》到《史记》，从诸子散文到唐宋诗词，其中军事文学名篇占据了相当比重。四部古典名著纯军事文学就有两部。这并非人为，亦非个人意志所致，它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战争史。

新时期的军事文学，随着文学观念的嬗变和创作思想的调整更新，经过新老作家呕心沥血的开拓前进，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其中中篇小说尤为突出，里程碑式的佳作迭出，军事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形象，在整个新时期军事文学全面挺进中发挥了中坚作用。本卷所收的13部作品，虽不能概括为这一时期中篇小说创作的总结，但不能不说它们是这一时期各个发展阶段、各个生活侧面、各种创作风格的代表。在此我不想对所选作品一一加以分析和评说，就整体而言，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中篇小说创作的特色风格 and 发展的基本轨迹。

视野开阔，题材丰富是其一大特色。整齐、划一、直线、方块固然是军队生活的特点，但军人生活并不只是一种色彩，也不是只有一种旋律。军人生活既有枪林弹雨你死我活的疆场搏杀，也有彩霞飞舞歌声嘹亮的和平欢乐；既有“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悲壮，也有“生则天地歌，死则四海哭”的荣耀；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使命，也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自我追求；既有“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的刚健强悍，也有“人间多别离，处处是相思”的友谊温情。所选作品的作家们，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手法、多彩的文笔和满腔的激情为我们展现了琳琅的画卷。这里有李存葆直接描写当代边界保卫战的丰碑式战争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和江奇涛的士官战地浪漫曲《雷场上的相思树》，有朱苏进讴歌和平时期军人奉献精神的发轫之作《射天狼》，有莫言一扫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创作为“五老峰”所困的苦恼、天马行空式的《红

高粱》，以及乔良以长征为背景、充满神秘色彩、洋溢着回肠荡气的悲剧氛围的《灵旗》和苗长水反映战争年代老区人民支前生活、浸透着沂蒙深情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有刘兆林透射着边疆奇异生活色彩的边塞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有徐贵祥表现基层训练生活、礼赞军人强健和勇武的《弹道无痕》和张卫明描写高层指挥机关军事演习、刻意追求军人意识的《英雄圈》，有陈怀国反映农村籍军人家庭生活的《农家军歌》和李良揭示军营和平生活中内在矛盾的《“臭弹事件”始末》，有何继青展示新时期特区军旅生活、直接表现军人在商战中搏击的《兵道》，还有陆颖墨描写新时期军民关系的《白色潮汐》。

植根于现实主义，增强军事文学的特殊魅力是其另一特色。从《射天狼》到《“臭弹事件”始末》，时间跨越了十余年，在此期间，文坛上曾卷起一阵阵旋风式的新思潮，“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以及“寻根文学”等刺激着理论家作家不得不进入思考，我们军队作家同样陷入困惑，面对现实作出自己的选择，现实主义面临着新的挑战。尽管这些思潮对我们军队作家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和作用，甚至不少作家在各种流派、主义的“崛起”、“兴盛”的喧闹中手足无措，以致丧失自我，丧失主见；但也不可否认，这种影响和作用对我们的作家不无益处，各种思潮不仅仅迫使作家们进入思考和选择，同时极有效地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激活了我们的思路，营养了我们的思想。经过思考后的抉择，比原先的自发的下意识的追求要明确得多、深刻得多、成熟得多。军事文学之所以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迈着坚实的步伐，应该说正得益于这些新的文学思潮的冲击。直到目前我们的绝大部分军事题材文学作品仍然坚实地行进在现实主义的轨道上。《射天狼》、《高山下的花环》当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典型代表，它们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正视矛盾，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巨大活力，以致影响了以后几

荏作家。这一点庸庸赘述。就《红高粱》、《灵旗》以及《冬天与夏天的区别》等被誉为新潮军事文学的作品，尽管无论作品的视角和审美观念，还是结构方法和表现手法，无不冲破了束缚军事文学发展的某些因循观念、框框和禁忌，有意识地摹仿或借鉴了不同流派有价值和有生命力的东西，但它们的基本特征始终没有偏离传统的现实主义轨道。相反，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新的风姿。

军事文学之所以表现出对现实主义的坚贞不移，本质的因素是取决于我们的哲学支柱和军事文学特殊题材领域的质的规定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军队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我们世界观的核心，现实主义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理论渊源。就军队生活本身而言，它所肩负的是关系国家、民族以致人类命运的使命，因而反映军队生活的军事文学，它必然要追求其史诗般的高层次目标，而现实主义在再现和表现历史的深度和广度、揭示历史本质方面，具有其它流派所难以达到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军事文学的发展就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和开拓。

开掘生活，寻求突破是其又一特色。浏览十余年军事文学创作的成果，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作家写出一些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射天狼》、《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是这一时期三个不同生活领域里中篇小说的典型代表之作。有人把建国后军事文学发展总结为两次浪潮。一次是建国初期，以《红日》、《保卫延安》、《红旗谱》为代表的革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繁荣；一次是60年代中期，以《五十大关》、《开顶风船的角色》、《沉船礁》为代表的和平时期军事训练生活短篇小说的繁荣。我以为《射天狼》、《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的出现，是军事文学发展的第三次浪潮。这一次突破，不仅仅是作家们的文化素养，艺术视角，审美情趣以及表现手法、文字功力上较前两次

的突破有全新的感觉，艺术成就和人物形象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射天狼》那种对当代军人心灵的透视和袁翰那种军人意识浸透灵魂的形象，《高山下的花环》中靳开来刚直不阿的军人特性和牺牲而不能立功的人物命运以及梁三喜的遗物——那张沉重而又揪人心肺的“欠帐单”，《红高粱》创作视野和艺术手法的独创——交叉的时空秩序、迷乱的结构程式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农民英雄形象，在过去的作品中都不曾见过。这些作品更富时代精神和当代风貌。

再读入选作品，不免有一点遗憾和不足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一方面是因有些优秀的作品受编选角度的限制未能收入，另一方面是八十年代末期以后的作品，无论艺术追求还是作品的力度，都缺乏八十年代初那样一种探索、开掘的创造锐气，呈一种疲弱状态。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文学。处于变革时代的军队，其生活的主体内容同样在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变化，作为军队从事文学创作的同志，有责任也有义务时刻关注部队的动向，及时、准确、生动地反映军队生活，塑造新时期的崭新军人形象，是军队作家不容推卸的责任。军队的作家应该也必须强化自身的军人意识，把自己投入到时代生活的主旋律中，发现生活，把握生活，用自己的眼睛寻找只属于自己的军人生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一振歌喉，唱出属于自己的新歌。前人已经写出关于战争的军事文学不朽之作，我们有理由期待我们的作家创造出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传世之作。

目 录

上 卷

序	田爱习	(1)
射天狼	朱苏进	(1)
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	(43)
啊，索伦河谷的枪声	刘兆林	(159)
雷场上的相思树	江奇涛	(219)
红高粱	莫 言	(335)

下 卷

灵 旗	乔 良	(411)
冬天与夏天的区别	苗长水	(456)
白色潮汐	陆颖墨	(507)
农家军歌	陈怀国	(557)

弹道无痕	徐贵祥 (611)
兵 道	何继青 (674)
英雄圈	张卫明 (737)
“臭弹事件”始末	李 良 (794)

射 天 狼

朱苏进

作者简介：朱苏进，男，1953年生于南京。5岁随父迁到福州，16岁参军，当过炮兵侦察班长、指挥排长，并短期任副指导员和代理团政委，1971年从事文学创作，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炮群》、《醉太平》；中篇小说《射天狼》、《引而不发》、《欲飞》等10余部，曾获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1978年从事专业创作至今，任全国作协理事，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本作品发表于1982年1月，获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昆仑》优秀作品奖。

令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密州出猎》

电话兵通过轻型被复线，报话兵通过微微摇曳的鞭状天线，同时收到阵地信息，又同声复诵出：“发射完毕！”

寂静最令人不安。此刻，一枚数十斤重的弹丸正在天空飞行。炮口距目标九千五百公尺，弹丸需飞行四十余秒，对于观察所指挥人员来说，这是个折磨，长得不堪忍受。谁知道将得到什么，远弹？近弹？命中弹？还是最讨厌的“不见弹”？肉眼根本看不见蓝玻璃似的天空会有一颗压满 TNT 炸药的合金杀伤大爆破弹。它一出炮口，人们就无可奈何它了，任何力量都不能使它停止飞行或是改变弹道。它按照火炮身管赋予它的方向和角度冲上天，然后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都要落下来触地爆炸，迸出六七百块齿状弹片，疯狂地咬向敢于阻碍它的一切。因此，在实弹射击时，弹道所通过的地域常常没有居民地、公路和建筑物，目标区也设在一片大山里。处于弹道下方并抵近目标区的，只有炮兵观察指挥所，他们要观测这只没有翅膀的铁鸟。

为什么看不到爆光？这个散布死亡的东西飞到哪儿去了？

副团长颜子鹄放下望远镜——它虽然能使人望得更远，代价却是把人的视野限制在很小范围内。果然，他放下望远镜视野开阔了，看到右前方褐色山坡后面窜出一股烟柱，接着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它大大偏出目标区域。根据响声判断，炮弹炸在松软的土地上。

观察所发出的一片混乱的惊叫，被颜子鹄的高声命令截断：“查图，找出落弹区！”又朝三连连长罗怀牧下令，“停止射击！”

炮手脱离炮位，叫副连长逐炮检查。”

营长递过一比五万的军用地图，食指尖指着一处：“这里。”地图显示，褐色山坡后面是大片农田。万一有人，可就糟了。

颜子鹄朝旁喊道：“小车！”又催问罗怀牧，“查出来没有？”

罗怀牧脸色灰白，担任射击的是三连，射击指挥员就是他。他吃力地说：“射击指挥无差错，问题出在阵地。副连长报告，三炮方向错了一百密位。”

如此大错！阵地上只有四门炮，却有五位连排干部。颜子鹄气道：“我命令你们坐下来三天！”他喊上营长坐进小车，赶去查看事故后果。

小车从凹凸的山坡蹦跳着冲下来，拐上公路，高速驰向落弹区。颜子鹄去掉军帽，双手抓牢车把手，上身倾出车门，在急风中极力睁眼注视迅速滑后的田野。他忽然叫道：“在这儿，停车！”

颜子鹄和营长跑下公路，从长满草藤的田埂旁边，扶起一位年约五十的农村妇女。她已经昏过去了，左肩和小腿处有血迹。蓝头布落在地上，旁边翻倒一个茶水桶，弹坑距她四十米，不知是否受了致命伤。颜子鹄和营长匆匆给她裹扎好伤处，把她抬进小车。远处，一个小男孩正朝村庄狂跑乱喊，十几位群众朝这里奔来。阳光下，一张张惶恐的、愤怒的、惊讶的脸越来越清晰，有人匆忙中还提着锄头和扁担；有人已经看清发生的事情，跑得更快，急声大呼……颜子鹄他们就要落入十分难堪的境地了。

营长道：“阵地有军医，我们快把老人家送去吧。”

“好！”颜子鹄回答着，又望着拥来的群众，对营长说：“你害怕吗？”

“不，我理解他们。但这时候什么都说不清楚。”

“那你就留下！无论人家动口动手，你都不准躲避，不准发

作，不准辩解。否则，就处分你。告诉他们事故的真实原因，找到老人的亲属和大队领导，很快我就派车来接你们去看大娘。你这儿比较困难，不是低声下气就能取得群众原谅的，越那样人家越气。我们错了就是错了，要认帐。但在大错之下也要体现革命军人的品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颜子鹄把老人抱上车，关好车门，双臂把老人家拢在怀里。小车平稳地驰走了。他从后窗望去，群众围在大弹坑边上看了看，然后，慢慢地从三面围住营长。营长垂手站着……

小车停在三连炮阵地的通路出口，响了两声喇叭。颜子鹄钻出车，对快步奔来敬礼的副连长吴晓义道：“拿担架，把老大娘抬下来，快把医生找来！”

“谁呀？”副连长吃惊地看着颜子鹄胸前的血迹。

“你母亲！”颜子鹄绷紧脸，无法控制自己了。“大家不是天天喊，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子弟兵吗！”

军医赶来半跪在地上为老大娘检查伤情，然后重新包扎。颜子鹄在他耳旁问：“怎样哇？”声音微颤。

“还好。没有伤到动脉和骨头。不过要快送医院。向团里要救护车吧？”

“不等了。”颜子鹄对吴晓义道，“调一辆炮车，把火炮卸下来，把老人家抬上去。出事的是哪个班？”

“三班。”

“让三班撤出阵地，在车上轮流抱着老人家，立刻送医院。”

吴晓义在前，军医在后，抬着担架往阵地后面绕。颜子鹄喝道：“干嘛躲躲闪闪，想藏住自己的失败？不准绕，就从炮阵地上过去。”

所有炮手都笔直地站在炮旁，呆呆注视着担架通过。一看到颜子鹄的脸，好些战士心怯地转开目光。老人家醒了，呻吟

着偏转头，恍惚地朝火炮和战士们望着。

“呜……”一位战士扶着火炮瞄准具大哭，接着，跳过火炮大架，钻到相思树林里去了，两个战士急忙跟去。颜子鹄估计他可能就是错了一百密位的瞄准手，低声问：“入伍几年？”

吴晓义答：“一年，工作不错，是党员。”

“现在入党真快，军事素质呢？你们要分工一名干部看护他，不能恶化他的情绪，也不能让他改行当一般炮手，他自己要求也不许。他还是瞄准手，下回实弹射击还是要上。”

颜子鹄是强忍着一团怒气走进阵地的，然而，沿阵地走了一遭后，恼怒便化为一种复杂的感情。他看到，炮车通路两侧的树林，竟无碰断一根树枝；田边必定要碾碎的几棵白菜，早已被战士们包着土挖出来，移到通路远处，准备撤出阵地后再栽回去。在重炮和大型牵引车的缝隙里做到这一点，需要多么严明的军纪和良苦的用心啊！用弹药箱板子钉成的语录牌，插在掩体最高处，写着大家最熟悉的毛主席语录和战斗口号。和一年前不同的是，没有林彪的语录了。不过，这能说明他的一切都埋进温都尔汗沙海了吗？群众纪律执行得很好，没损坏群众一针一线。阵地的政治气氛搞得很浓，简直像打一场灵魂仗。不过，他们疏忽了一点，阵地要隐蔽，要伪装，要和现场保持一致。本属于心灵的语言，不必在嘴上重复了千万遍还嫌不够，又制成语录牌竖在最明显的地方，使敌机在两千米高空都能看到。花架子！

颜子鹄走到阵地指挥所，用电话向政委报告了这里的情况。政委说：“我马上到落弹区去做善后工作，你放心吧。问题出在三连，你看还打不打？”

“打、射击还没完嘛。”

“我也同意打，但是要你亲自掌握。另外，师里刚才问到明天一连的实弹射击。一连更难办啊。你看他们还打不打？”

政委是忧虑一连连长袁翰。袁翰返乡探亲已经超假，团里两次电报催归，还不见音信。这件事激怒了颜子鹄。连队临近实弹射击，连长居然无故不在位。颜子鹄和政委的最初决心是：就当袁翰“死了”，一连还是要打仗的，让指挥排长代理连长指挥射击。可是，三连出了事故，政委犹豫了：指挥排长毕竟没有指挥过全连呀。

“袁翰的超假，”颜子鹄通过电话说，“属于执意违背命令，性质比三连的偏弹更为严重，简直不像个军人，非处分不可。但连队的实弹射击，我的意见还是打。垮了连长，不能垮掉连队。打好打坏是一回事，不上炮场，这个连队的人心就散了。我坚持打！”

“知道了。”政委放下话机。

二

一连指挥排长坐在车内连长的位置上，这对他简直是过分的幸福，他将占领观察所，指挥全连火炮实弹射击。阵地指挥员副连长，虽是他的上级，也将逐字逐句的复诵和执行他的口令。每个炮手把他的意志填进炮膛，他将看到弹群按自己的意愿爆炸，仿佛是自己手臂延长了，伸过去捏碎了坚固的目标。热爱军事的人谁不珍重掌中的权力，这权力可以实现自己所追求、所热爱的意愿，和渺小的个人权力欲完全是两码事！尽管他嘴上也讷讷地道：“副团长，我怕不行啊。”这是因为他觉得不谦虚一下就太不像话了，其实，他心里早把三连看矮了半截：哼！打个偏弹，练兵练到脑后去了？他储藏下的本事，使他忍住笑意接下重任，那一刻，他深深感激连长袁翰平时对他的培养。

他刚当排长时，袁翰就逼他学习连长的全盘指挥业务，说：“一年以内，你必须成为全营指挥排长中最强的一个！别怕人家